

其木用不足於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駛。奔電走靈。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而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輩。何以大相過乎。通者仁之門也。東塞者暴之門也。是故欲仁者。不於其仁。於其通。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

衛旱伐邢
傳公十年

昔之善用兵者。託於神怪。以使其衆。雖苟收一時之勝。其患有遂流於後世。而不可解者矣。然所託者。出於人之所共疑。則其患淺。出於人之所共信。則其患深。卜偃之牛聲。田單之禽翔。陳勝之書帛。樊崇之探籌。皆託神怪。以譎衆者也。是其說妖誕不經。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士。可以欺小人。而不可以欺君子。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亦何足與深辨哉。乃若衛之伐邢。其所託者。有不得不辨者焉。天者。人之所大也。聖人者。人之所尊也。以天爲辭。人孰敢違。以聖人爲辭。人孰敢議。衛方欲伐邢。而患無以使其衆。甯莊子乃因歲旱之災。爲動民之具。其言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使衛討邢乎。甯莊子之意。不過欲假天之神。借武王之重。取衆人之所共信者。誑脅其民。而使之戰耳。漚沲之濟。非果能前知其冰也。濟適與冰會也。伐邢之役。非果能前知其雨也。師適與雨會也。逢其適然。而人遂以爲必然。甯莊子之說。遂行於後世矣。是役也。雖衛國之幸。實後世之不幸也。後世徒見伐邢之役。言脫於口。師出於境。雨降於天。三者相隨。如枹如鼓。如影如響。不約而俱應。遂以爲天道果可以意窺。天變果可以術移。歸亢旱於乾封。歸星變於輔弼。歸火災於丁傅。矯

江左書林

翻案左氏議
出於左氏
末爲左氏
爲左氏
未爲左氏
充已左氏
得完左氏
則以左氏
小弱左氏
教之左氏
勿之左氏
之爭左氏
或而左氏
驚而左氏
張明左氏
此一定左氏
論左氏
而左氏
其左氏
是左氏
榮左氏
立左氏
由左氏
人左氏
劉左氏
左氏
後左氏
量左氏
實左氏
至左氏
無左氏
處左氏
段左氏
東左氏
最左氏

之弱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其不量力爲後文翻
地以隨之陋而鄰於楚以隨之君臣與楚成子文抗其強弱智愚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憂而又且不知自量
怒臂以當轍亟蹈禍敗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
句後凡而由人乎哉以下發盡左氏之意左氏之論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
甘處退怯四字伏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己之敗而不由人也見伐者雖在人
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耶嗚呼信如是說極佳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就上句一跌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
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耶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
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陋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引此以破左
力自守恪遵信約疆場有霽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
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夫善敗由己之理乎又提出理字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
己也極其善則爲堯爲舜爲禹爲湯者亦己也敗者己也極其敗則爲桀爲紂爲幽爲厲者亦己也前無禦者
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己況區區之楚何足畏耶而左氏不
知已之尤反以畏楚爲量力應前甘抑不知適所以墮人之力也古之所謂量力者發明量力二字蓋有說矣
養而未充也爲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吾之所以未動者非愛彼之強愛我之弱也

非憂彼之智。憂我之愚也。所憂固在於己。而不在于人也。養已充。爲已成。修已備。則有所不動。動而無敵。今之伸。豈不由向之屈乎。苟以齟齬自保。爲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噫。墮天下之力者。複前句收。住有力。獨非量力之論歟。

宋襄公欲合諸侯。傳公二。十年。○宋爲鹿土之盟。傳公二。十一年。楚執宋公。全上。宋公伐鄭。傳公二。十二年。楚宋戰於泓。傳公二。十二年。宋襄公卒。傳公二。十三年。

由涿鹿而至牧野。直起直行直斷直結。不。用奇巧堂堂正正之文。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效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直出。爲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爲不可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爲不可行。果哉說之遽也。是說旣行。帝王之兵。人共視以爲迂闊遲鈍之具。儒者相與力挽而極辨之。終莫能勝。意者未知爭之之說乎。與薪之不見。而自謂能見秋毫者。愚也。責其不見者。亦愚也。撞鐘之不聞。而自謂能聞蚋飛者。愚也。責其不聞者。亦愚也。信之在前。責之在後。不見與薪者。方自譽其目之明。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見秋毫。而始責之乎。不聞撞鐘者。方自譽其耳之聰。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聞蚋飛。而後責之乎。古之難知。秋毫也。蚋飛也。今之易知。與薪也。撞鐘也。欲驗宋襄公古道之是非。當先觀宋襄料今事之中否。宋襄生於宋。直接。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爲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宋襄有三愚而不知。帝王之兵不與焉。齊桓之伯。

楚宋戰於

由涿鹿而至牧野直起直行直斷直結不用奇巧堂堂正正之文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效

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出直爲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

戰之功爲不可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爲不可行。果哉說之速也。是說旣行。帝王之兵。人共視以

爲迂闊遲鈍之眞儒者相與力挽而極辯之終莫能勝意者未知爭之之說乎與薪之不見而自謂能見秋毫

者愚也。賣其不見者亦愚也。撞鐘之不聞而自謂能聞。蚋飛者愚也。賣其不聞者亦愚也。信之在前。賣之在後。

不見輿薪者方自翫其目之明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見秋毫而始責之乎不聞撞鐘者方自饗其耳

之聽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聞。蚺飛而後賣之乎。古之難知。秋毫也。蚺飛也。今之易知。輿薪也。撞鐘也。

谷。駭。牙。裏。言。古。道。之。長。非。當。外。觀。牙。裏。料。今。事。之。中。百。牙。裏。生。方。牙。三。段。豈。不。知。牙。之。則。近。於。楚。豈。不。知。楚。之。牙。乃。不。長。之。方。更。然。自。爲。是。三。次。因。星。進。之。言。於。會。安。而。不。能。斗。耳。一。宋。真。有。三。恐。而。不。知。牙。之。事。

聖天子五刑之方，但察其氣，且三谷居，而充之，君乃食其德，正才自來，專一矣。帝王之兵，不與焉。聖王之作。

下蓋男無
深得胎
不待論
換公羊
而自屈
見力之
高字綠
朱請好
博諸句
奇此不
止端不
事能巧
破宋論
爲宋快
說宋陳
餘以水
火尚許
有一金
合於帝
此非說
王之道
直載是
飛明曰
不待智
而之也
弘之也
魚早已
之宋公
自公致
年身死
禍文起
直結

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觀信義與齊桓孰愈。壤地與齊桓孰愈。兵甲與齊桓孰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
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孟之會。宋襄身見執於楚。幾不免虎口。僅能縱釋。曾未
閱時。忘前日之辱。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尚敢稱兵與楚爭鄆。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斷
皆匹夫匹婦之共曉。宋襄尙不能知。況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編遺簡。若滅若沒。若存若亡。是
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疎。卽可驗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預知其必敗也。說者乃以宋
襄之敗。應前後世指其一爲古道之累。是猶見贖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
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敦語破盡。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
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服也。彼既不服矣。猶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
破宋襄所謂帝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再破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
王之兵非是。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再破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
宋襄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逐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爲而縱之哉。
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爲文王不是過。而贊子魚所
以照出宋。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薰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
諫宋襄之辭。發揚激厲。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真學文王者也。知子

乃為其制
宋史其愚
處文之極
切而不落
大巧者得
之乃為得
之元言曰
如朱子語
人無預天
說天與後
無預天與
轉入後
議多意此
法論用此
勸論此
重令賞
能忘人
即能忘人
胸中是其
天道遠人
人道遠人
有應事不
相時莫不
崇德政
以為命
也要不非

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收句緊峭

魯饑而不害魯公二年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信者固信不信者亦信從者固從不從者亦從使不信者果能不信是可外也可外非

天也使不從者果能不從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嗚呼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要說天人合一先說俗論天與人無預日月星辰

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伏左氏早在意皆非人之所能為吾

知崇吾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烏知其意之所在哉接兩段索性把俗論暢說一番以湯之時而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

當是時天亂而湯治奇警以秦之暴而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

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起意魯僖公遇旱而欲焚廬其陋已甚

賴從臧文仲之諫亟修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攷左氏之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推其意以謂旱

在天備在人泉枯石燥土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修城節費務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為也而不

害者人之所為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而已矣斷轉抑不知天大無外深一層人或順或違

或向或背應起語或取或捨徒為紛紛實未嘗有出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取

中有天捨中有天果何適而非天耶左氏意以修旱備為無預於天取左氏說轉深一抑不知臧文仲之諫自

何而發魯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旱備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言天之體人心之悔即天意之

五
江左書林

天故家遺
父映出勢
女文忽用
方意四開
引子以見
女澤不
周子一
益微其
入顧後
定兩周
發單據
禍二字
論不能
國層及
一層成
風遂屬
意惜妻
聲如泣
風下泉
詩明德
張子能
成風推
水子能
遺文東
以爲春
二百年
能百皆
知年及
風之者
澤之思
文之未
之武成
之猶如

本文武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達矣周澤之長也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湫如韓宣子輩其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又就成風語中單括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諸侯皆不能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之稟降於列國國異政家殊俗各私其私各戚其戚燕不謀楚之難齊不預蔡之憂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晉禍也未聞在晉而言周禍者也曰是衛之禍者衛人自言衛禍也未聞在衛而言周禍者也而後止成風請救須句自常情言之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禍又將魯字緊絃促節庶幾可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專言周禍周自有禍何預於魯耶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爲不道翦滅周之須句則爲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側入魯救諸侯視王室如家而國則其身也以家禍爲不切於身者是謂大詞理周匝不孝以國禍爲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忠成風之言孰謂其緩而不切哉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而一女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晉楚齊秦以降數十國合諸侯之所見反出於一女子之下吾是以知周之所以衰君子未嘗不嘆息於斯焉

秦晉遷陸渾之戎僖公二十二年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幽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是知居夷而華者必變夷爲華居華而夷者必變華爲夷物

昨也發一定
層又單字
層一層二
發一層二
一層二
戰目無全
故有無全
年竹
首段
之物類
一以理引
事以實之
一以實之
引木入正
洛先論形
勞說才應
事作我之
其後推原
心作骨從
字字生發
氣字然發
所以字暢
故以字暢
斯反字暢
透文論深
再就山處
語推幸有
層合者一
層合者一
桃源關險
異境關險
心也其句
駭刺

物相召者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書壤者是為伊洛萬國。莫先焉。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自伊洛而俯眺夷狄。猶鈞天帝居與區溷然。相去不知其幾千百等。政治風俗。壤何至遽淪於夷狄乎。幸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為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者。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合者。心也。跨百里而相通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中華。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為陸渾之遷哉。既為沮澤。潦水自歸。既為羶肉。螻蟻自集。既為夷俗。戎狄自至。幸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閒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是豈嘗擇而處之哉。風聲氣習。自相感召。以默而驅之。潛而趨之。蓋有不能自已者矣。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罪在此而不在彼也。使在我無召戎之具。彼胡為乎來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然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吾以為猶未盡也。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淪禮義。旋踵戎狄。彼被髮野祭之際。固已為戎矣。豈待百年而始為戎乎。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為亂華之始。不知伊洛之為戎久矣。豈待氐毳其服。穹廬其居。侏離其語。然後謂之戎哉。十九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而未嘗少改蘇武之漢也。承乾身未離唐宮。而已純乎突厥矣。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子園逃歸 僖公二年

其心可憐
兩喜再借
聚句結來
全篇結水
不篇結水
語朱有法
俱朱有法
本世入瑛

朱字錄曰
長贏以子
從事從子
從父之問
而皆以爲
雲不義也
害矣大恒
道重耳以
行重耳以
枕席之私
勉固辭以
亦不爲其
失至重其
耳子國或
及子國或
當時所能
特文思能
部轉入
張明不曰
而氏不曰
之勝於夫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善於論情情者謀於鄰者不若謀於家非遠則愚而近則智也愛淺者其慮略伏後情疏義薄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倏然相遭猶斷梗枯槎偶相值於大澤之陂恩何從而生愛何從而發哉問焉而不對者有矣聞有對者謾對也非真對也叩焉而不應者有矣聞有應者謾應也非真應也操兩可之論近足以免我之累遠足以逃彼之責則自以爲得計矣其爲人謀而忠者蓋千萬而一遇耳乃若家人婦子則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其反覆謀議於家庭者非相爲賜也如手足之赴頭目不知其然而然也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以真遇真懇款惻怛往往得利害之真焉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略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慮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伏情疏義薄如塗人之爲耶異哉嬴氏之於子圉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斷得當子圉逃秦而歸嬴氏曾不爲之反覆訂議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爲僥倖苟免之計而子圉之利害未嘗過而問焉苟免固賤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意欲苟免却失自義不足以全子全之義喚醒真切固又何足以全其身哉此嬴氏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免於二嬖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況子圉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即使嬴氏當子圉之謀歸易辭以對曰語妙極子淹邨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交也今不忍數年之不燕而蔑棄敝邑非獨用意妙亦若二國何寡君有社稷

論之遺未
其對子
時義
正此等
見亦不
必眉似
求但處
倫之必
有至當
易生設
先生理
處地代
置對而
為氏以
為健俸
刻論後
豈

之事不得以身服役而使賤妾得侍巾櫛子介然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為此
言則子圍憚嬴氏之告必不敢興逃遁之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至為子圍之害秦伯顧嬴氏之愛必不入
重耳之策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全乎設身處地理勢明確真是萬全之策嗚呼嬴氏果出於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六可以解
夫之禍可以盡婦之道可以全己之節可以續惠公廢絕之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議一舉而數利得使嬴氏
少致思焉則何憚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於情之疎情之疎生於義之薄二句應愛淺慮略土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
甘霖鐘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推勘根由在一薄字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
在於子圍逃秦平日有識有斷之時哉

卷十三

邾敗魯於升陘僖公二十二年

鍾伯數日
延語新而
古
孫執升曰
胸無特操
大則其小
則其大
職中猶氣
怯情每至
於受辱致
其入即寫
怯之狀
怯之狀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此兵家之定論也大有時而敗於小強有時而敗於弱多有時而敗
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耶非然也用兵以力相加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勝強之
理寡終無勝多之理惟恃大恃強恃多墮廢其力而不能則與無力者同顧不如小者弱者寡者猶有毫末
之力也以吞舟之魚而俯視螻蟻其小大之相去豈止相什百而相千萬哉碣而失水反為螻蟻之食人以爲
小勝大也抑不知得水則魚大而蟻小失水則魚小而蟻大置其形而論其力則是大勝小而非小勝大也強

路字之意之照之吾履顯文所魚文揣乎愚有事張復作不通信有有齊爲習推無邪又可無無魯朱
東環所傳意愈周旋引掖自門仲父僞况備無明有文歸綴公魯習有無到莒井因謂魯都魯字
處榮生至公以有處舜定招之之不不君則小德筆所錫無觸臆只亦魯萬有介推其倚立却意緣
有文繼妙筆反之左之主也尋言納自國無大曰也以妙一處無一爲有介齊且到無妙說是伊已

弱衆寡之相勝皆此類也。故曰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戰，兵未接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然升陘之後，僖公卑邾而不設備，雖有衆與無衆等爾。魯不若邾，猶有一旅之兵，一割之用，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警拔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論僖公之爲君，納莒拏之俘，受介葛廬之朝，警然軒然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走於葵邱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惴然眇然，形容僖公如畫自處於衆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耶？一篇主意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長既見大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曰不期曰既見曰必見皆說無特操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召魚門之辱與臧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箴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源也。僖公受病之源安在哉？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爲驕，易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爲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僖公不以己爲己，而以魯爲己。造語奇雋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爲居之所移乎？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麋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衿衣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爲舜所移而舜未嘗爲居所移也。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幾其有瘳乎？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於鄭僖公二十二年

見奔而謂之敗。見間而謂之讎。見憊而謂之疾。何其見之晚也。未奔之前。有先敗焉。未憊之前。有先疾焉。冥冥之中。其先固已瞭然而不可揜。豈必待見形而後悟哉。楚子帥師過鄆。納文夫人之勞。受享祀之僭。又取鄆二姬以歸。固蠻夷之常態。不足以污簡冊。吾獨怪叔詹之言。何其見之晚也。叔詹譏楚子取鄆之二姬。曰。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是叔詹徒知無別之非禮。而不知受享之非禮也。使楚子不取二姬。則叔詹將遂以受享爲禮之正矣。孰知夫受享之際。乃無別之先乎。當鄆之享楚子也。陳其鼎俎。肅其尊彝。錫其巾。豐其腍脩。威儀可則。進退可度。宜叔詹不悟其非禮也。抑不知生天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籩一豆之相去。其爲禮也微矣。嚴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也。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守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者。慢心生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今日謹一籩一豆者。卽他日謹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今日易一籩一豆者。卽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楚爵則子而輒當上公九獻之儀。庭實旅百之盛。加籩豆六品之侈。其於燕享之禮。固已無別矣。燕享之無別。卽男女之無別也。均爲無別耳。始之罪不爲輕。而後之罪不爲重。始之罪不爲小。而後之罪不爲大。豈可立等於其間哉。燕享之禮。無別其罪隱。二姬之無別其罪彰。叔詹捨其隱而譏其彰。噫。何其見之晚也。吏必先明法。然後可以責人之踰法。士必先明禮。然後可以責人之踰禮。叔詹猶以鄆之享楚爲禮。則既不知禮之爲禮矣。又何責楚子之踰禮哉。

